

科普知识小贴士

猓猓学社（1603–1630），也译作山猫学会、灵采学院、林琴学院。1603年，博物学爱好者费德里克·切西与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创建该社。“猓猓”寓意以猓猓般的敏锐眼光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学社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这一社团与现代科学的诞生有着紧密联系。

猓猓学社中最著名的成员是意大利自然科学家波尔塔和物理学家伽利略，前者的自然魔法思想影响了学社前期的研究，后者则主导了学社后期的研究模式。学社的另三位传教士成员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为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做出了早期贡献。

1616年冬天，他第一次接到来自伽利略·伽利雷的私人信件。狭窄有力的签名首字母证实了信件主人的意志与身份，下面印着漂亮签章，月桂枝条环绕一圈，支撑着知识桂冠，桂冠之下，绿叶之中，一只介于花猫与猛兽的动物，伸展四肢，扭动脖颈，双耳尖端的毛发张开，双目有神，异常锐利，似乎穿透纸面，盯着他的心脏。签章一侧，伽利略用更加耐心的字迹标注，“猓猓学派成员”。

1603年春天，他躲在货船中，从开罗启程，抵达罗马港口。上岸时他衣不遮体，只护紧怀中的大包裹，一心想找有识有财之人，让千年的奇物有个好估价。他失败了，罗马人什么都见过。尘土飞扬的市场，每一位驻足客都认识埃及的猫类木乃伊。一位缺了左眼、右眼外突的乞丐甚至凑近他，告诉他，如果撬开纹样华丽的硬壳，里面会有一只猫骨架，埃及人献给来世的魂灵，会通过它返回此世。他歪歪脑袋继续说，但罗马人拥有全世界所有的买家，猫の木乃伊会满足邪惡教派，也是橄榄树与葡萄藤的上佳肥料。他被不同人连推带搡，赶出罗马。他踟躕于笔直的道路，入夜时分，忍不住大声哭泣。他的声音止住了夜归都城的一架马车。车上跳出一位年轻人，不过十七八岁，声称自己的父亲是阿奎阿斯巴达的公爵，只是他更喜欢自然，热衷植物学与动物学。年轻人说自己是一位自然主义者，显然，他也见过猫の木乃伊。他称自己为塞西，一边借助月色，一只一只将小木乃伊分门别类，一边解释说自己想建立学派。终于，塞西翻到包裹底部，用两只手臂，捞出最大的木乃伊。他轻轻感慨，露出首次见到珍宝的眼神，用手触摸蚀刻的古老文字，有字母，也有鸟和一只明亮的眼睛。这是古埃及语，塞西解释。这是古希腊文，他让仆人们点上油灯，照亮斑驳的木乃伊表面，念出古希腊单词，如咒言一般。而他站在一旁，知道这是他能带给欧洲的最宝贵的东西，但他不知那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忍不住，问了塞西。

“猓猓。”塞西告诉他，“上面说，它的目光异常锐利，能洞悉自然的奥秘。”

第二天，他被视为上宾，请入罗马城。一个月后，塞西的友人相继抵达。一位是塞西表亲，一位正翻译古罗马诗人佩尔西乌斯的诗歌，另一位自荷兰漫游至此，懂得药学。他们都比年轻的塞西长8岁。一个新月之夜，他们带来了一只真正的雌性猓猓，他们将猓猓の木乃伊放到猓猓旁边。猓猓盯着2000年前同类的尸骸，从胸腔内部滚出深沉的声音，震得人骨节发颤。他知道，轮到他了。罗马人眼中，他那只被北非太阳灼烧过的黝黑皮肤，同时勾连了野蛮与神秘，理应成为驯兽师。他小心靠近猓猓，打开笼门，将猓猓的木乃伊抱入怀中，利用自己部族古老的技巧，学着猓猓，禁闭双唇，用胸腔与喉咙震动发声。仆人都退下了，他与塞西等四位年轻人屏息等待，等待猓猓扑向他，撕烂他的脸，咬断他的喉咙，或是直接越过垣墙，逃回属于它的平原与山谷。很长时间，它都没有动，他们也没有。它谨慎地审视他，仿佛透过夜色，一层一层检视了他漆黑皮肤深处的灵魂。终于，它厚实的双肢与柔软的肩胛骨活动起来，悄无声息，跳到他肩头，直接把他压垮在地。他被它踩着，很久爬不起来。它嗅着木乃伊与他的鬃角，蹭着他的脖颈。它喜欢你，猓猓喜欢你。四位年轻人欢呼雀跃。于是，格里高利历8月17日夜晩，猓猓学派建立。

短时间内，猓猓学派声名鹊起。1611年，伽利略正式加入学派，更让猓猓纹章进入教皇保罗五世的私人图书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猓猓接纳他的夜晚，签署誓约，将世世代代寻找适合的驯兽人，养育猓猓和它的子孙。按塞西的说法，学派受制于世俗，知识取决于教会，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通向自然的连接，永远游走于自然与人类的边缘。猓猓既是象征，也是必然。他作为猓猓守护者，需拥有猓猓一般的行踪，变为永远的流亡者。他接受条约，第一次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他很高兴。他不仅将自己永远和一只动物绑在一起，也会成为猓猓学派的真正见证人。

他开始学习通用语，拉丁文、希伯来语。塞西和猓猓学派的其他成员寄来信件。他移居古奥斯提亚旁的一座小圣方济会教堂，按指导来整理猓猓学派知识的枝枝蔓蔓。很快，他便了解到伽利略的名望。1604年，夜空出现超新星，持续18个月，伽利略在威尼斯宣讲哥白尼的日心说。塞西在信中第一次表达欣喜之情，说伽利略拥有洞悉自然的视角。1609年，《星空信使》出版，他收到一本，他已看得懂伽利略的理论了，他念给猓猓听。猓猓刚产下四只小崽，他告诉它，木星有四颗卫星。他对它说，千百年来，人们称行星为“流浪者”，因为同永恒的星空不同，它们时而加速，时而逆行，在穹顶中画出扁扁的椭圆。但按照《星空信使》，流浪者自有其更简洁的归宿，就像你和我。他对猓猓喃喃低语，它发出溫柔的呼噜声，总能听懂他的意思。1611年，伽利略发现太阳黑子，同年，正式加入猓猓学派。他听闻后，欢欣鼓舞地抱起一只小猓猓，赞美：“你的眼睛能穿透岩石与垣墙，伽利略更在光芒中发现斑点，自然的万物之灵，我将见证你的历史与奇迹。”

然而历史不是太阳，历史劣迹斑斑。“1616年禁令”颁布，教皇禁止伽利略宣传日心说，同年冬天，他收到伽利略的第一封来件。自此，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备受敬爱的学者诙谐幽默，真挚且聪慧。信中伽利略称他为猓猓的守护者而非驯兽人，他说猓猓拥有真理之眼，而人类的目光总被黑暗蒙蔽。猓猓学派内，诸人平等，只有猓猓高人一筹。伽利略说很羡慕他，说自己命中只能做真理的斗士，却更希望做守护者。他是守护者，他一封一封展开包裹中附来的一沓信件与两本卷帙。他花了一两个月仔细比，确认这是

未经伽利略修饰的原本。对哥白尼体系的压制与日俱增，伽利略的公开发表都做过虚与委蛇的修改，原本中则存着他完全真诚的声音。五只猓猓悄然靠近，一点一点蹭着书卷与纸张，留下它们的气味，标记这些都为猓猓所有。他思索再三，还是没去罗马。

自那以后，猓猓学派一蹶不振，只有伽利略的信件只字不提绝望，他说他搞了一组镜头，能让蚊蝇看来大若公鸡。1630年，塞西突然猝死，早逝于城郊。他带着猓猓们来到下葬的教堂，远远聆听牧师祷告。最年迈的猓猓第一次张开喉咙，哀伤地鸣叫，缓慢伏入杂草，再没起来。伽利略也来了，这是他第五次抵达罗马。有一瞬间，他们四目遥遥相对，认出了彼此。小猓猓们发出宏大而此起彼伏的声音。他不得不尽快离开。同年，伽利略拿到出版许可，两年后，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论辩的《潮汐对话》出版。教廷震怒。书中伽利略借古人之口，俏皮地挖苦了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赞美了哥白尼的洞见。而伽利略很早就将书寄给了他，他才是最早读到《潮汐对话》的人。他将《潮汐对话》的初本贴上心口，度过五个夜晚，里面的句子真切隽永，有如关于永恒定律的诗歌。“五”象征整全，他祈祷伽利略拥有自然神带来的所有运势，只是事与愿违。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被召回罗马，遭受刑讯，于“悔过书”上签字，终身软禁，猓猓学派也迅速消亡。他仍然徘徊于古奥斯提亚，透过断壁残垣凝视星空，反复阅读《潮汐对话》，并向过路人打听伽利略的音信。

小说

猓猓学派

■ 双翅目

音。他不得不尽快离开。同年，伽利略拿到出版许可，两年后，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论辩的《潮汐对话》出版。教廷震怒。书中伽利略借古人之口，俏皮地挖苦了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赞美了哥白尼的洞见。而伽利略很早就将书寄给了他，他才是最早读到《潮汐对话》的人。他将《潮汐对话》的初本贴上心口，度过五个夜晚，里面的句子真切隽永，有如关于永恒定律的诗歌。“五”象征整全，他祈祷伽利略拥有自然神带来的所有运势，只是事与愿违。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被召回罗马，遭受刑讯，于“悔过书”上签字，终身软禁，猓猓学派也迅速消亡。他仍然徘徊于古奥斯提亚，透过断壁残垣凝视星空，反复阅读《潮汐对话》，并向过路人打听伽利略的音信。

1637年，伽利略双目失明，一只小猓猓迈到他肩头，舔了他的鼻尖，永远地离开了他。隔年，他再一次收到伽利略信件。信中，年迈的口吻一如当初幽默：“亲爱的守护者，我在春天就听见了小猓猓呼噜噜的声音。它随弥尔顿一同到来，让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诗人才能驯化野兽。弥尔顿为我念他的诗歌，关于快乐的人、关于幽思的人，小猓猓就在我的肩头，用舌尖舔我那干枯的双眼。夜晚，它发出的声音和弥尔顿的诗歌一样好听。我认为，它在想念你。弥尔顿离开的时候，它没有走，我想它会一直陪伴我了。它一定想告诉我，即使双目失明，我仍可以洞悉自然的奥秘。于是，我就想，我该再次招收学生，给你写信了。——目光锐利的伽利略，猓猓学派成员。”

1642年1月8日，伽利略病逝，葬仪草率简陋，据传一只猫一样的野兽一直守着坟冢，不让恶人接近。一年后，一位带着一群猓猓和一书卷的驯兽艺人路过伽利略坟冢。那人点燃篝火，亲昵地吻了野兽，然后驱车离开意大利。这只野兽活了很久很久。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定义了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的猓猓才悄然伏到朴素的墓碑边，阖上双眼。

2019年冬天，来自英国的肯·布莱肖博士抵达加拿大卑诗省。他乘车穿过冰雪覆盖的厚厚丛林，终于来到射电望远镜（CHIME）工作的广阔区域。他不是天文学家，对物理知之甚少。他另有任务，他是著名的家猫学者，30年前，他便加入了猓猓学派。得益于网络与科学的无国界，猓猓学派在新千年蓬勃发展，从隐于山野的松散组织，变为布集各个研究单位的学者社群。他专程去了位于罗马的科西尼宫，1883年，意大利政府为学派购得这座优雅的晚期巴洛克宫殿。学派经历二战法西斯压制，顺利存活，一直低调，要不是研究猫科动物，布莱肖博士不会因为猓猓，顺藤摸瓜了解到学派。在科西尼宫，他第一次见到属于猓猓学派的猓猓，一只悄然徘徊在花园的棕榈树下，一只在图书馆里。厚厚的爪子轻巧地迈过古老的科学刊物，它拥有气定神闲的样貌，对人类置若罔闻，似乎只有古书海洋值得关心。馆长称它为图书馆猓猓，说守护猓猓的人同时也是科西尼的图书管理员。布莱肖博士瞧见了图书管理员，对方微微点头，冷淡地离开。馆长说，猓猓学派的猓猓人签过誓约，永远与人类和自然保持距离，如同猓猓本身。

30年后，肯·布莱肖博士终于得到机会，一位看守猓猓的年轻人想见他。小家伙不到23岁，个子不高，骨瘦如柴，体态病恹恹的，眼神却很明亮。他是猓猓守护者中第一次主动接触学派、寻求合作的人。400多年的第一位，或许也是最后一位。他希望布莱肖博士在“猓猓与人”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布莱肖很兴奋，他看了提案，发现项目不仅关乎猓猓，也关乎猫科缓慢的情感进化模型。他欣然应允，三个月后，才发现项目地点位于加拿大荒漠的射电望远镜基站。他想起猓猓学派的信条，用双眼发现展现自身的微小事物。于是他按时启程，抵达时已经入夜。银河斜着滑过东方天际。他望见荒原中一只雪白的暗影，闪入低矮丘陵。射电望远镜正值运作，发出轻微又低沉的震荡。他很熟悉那节奏，像他家中的猫咪，会靠近热源，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吟。

次日，项目总负责人乔治·邓肯教授约见了布莱肖博士。邓肯兼任加拿大国家科学部副部长，“猓猓与人”实则属于他推动的长期项目的子项目。邓肯教授性格开朗，先介绍自家爱犬，再解释他的初衷：“狗是人类好朋友，最有灵性的狗能用嗅觉闻见人的情绪。巴顿将军就会在我低落时候把鼻尖凑到我手心里。我就想，”邓肯年纪也不小了，手腕内侧贴着薄薄的监测芯片，以防不测，“我想我其实不相信这玩意儿，更相信巴顿将军。人比电子的东西准，动物的直觉比人更准。和人相处太久的动物不仅是宠物，更像某种灵魂同伴。它的嗅觉更了解我，我查了相关研究，确实有人在做什么，我就准了一把。”

布莱肖博士点头，翻看手中文件，官方的主体项目是动物检测，让动物与人形成一对一或者多对多的特化互动网络，形成深度学习的数字机制，即时反馈给人和动物，有利于一些极端的职业和项目，包括登山与大部分科研人员状况检测。他已熟知项目细则，只好奇一些特别的问题：“我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有一点，那个年轻人和他的猓猓是怎么加入的？”

“他主动找到我。”
“邓肯教授，我是猓猓学派的成员，我猜，你也是，按学派规定，这很反常，向来是我们将自己的发现交给猓猓的守护者，而不是反过来。”
“嗅觉很敏锐。”邓肯狡黠地笑了，“的确，我也属猓猓学派，收到他的申请信息，我也犹豫过。我相信400年前塞西的判断：猓猓不能跟猓猓学派走得太近。然后，他发来视频声明，说服了我。鉴于你将主持猓猓项目，你理应看看他的立场。”

画面中的年轻人双臂撑着膝盖，显得很真诚。雪白的猓猓立在他窄窄的肩上，更将他脊柱压成蓄势待发的弓形。布莱肖博士熟悉加拿大猓猓。它们别名山猫，更像野兽，很难驯化。脖子一圈厚厚的绒毛，抵御寒冷，也让它们好似雪夜中的小型狮子。耳朵尖端长长的细毛能将声音震动传至骨髓。在欧洲同类一样，它们也会远远保护幼仔，远远地盯着接近幼仔的人类。它能在百米开外，让你感到威胁。年轻人的猓猓散发同样气势，布莱肖和邓肯不由得挺直身躯，都有些紧张。

“亲爱的负责人先生，我加入项目，其实是为了自己和猓猓，如何让我更好地配合它。真正的科学，永远属于建立科学的猓猓学派学者们。”他伸出手，亲昵地揉了揉猓猓厚厚的绒毛。布莱肖意识到视频录制于户外，就在射电望远镜旁边，他观察年轻人的制服，高级技工。“我出身蓝领，父母都是酒鬼，因为早产，身体一直不好。在它找到我以前，我都不知道猓猓学派是什么。那是三年前的事了，CHIME即将落成，我应聘成功，一个下雪的晚上，它找到我，嘴里衔着这枚徽章，你看，月桂枝条，知识桂冠，还有长得和它一模一样的猓猓。我上网检索，才发现是你们的签章。我检索了学派历史，你们很有意思，几乎建立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科学，却对著史讳莫如深，但我找到了，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很多很多，尤其是物理学家。我就问它，我是否也能变为猓猓学派成员。它摇头。我又问它，那我是你的守护者吗？它发出呼噜呼噜的快乐的声音。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可以告诉你，全球猓猓的守护者应有二三百人，由于密约，我们即便彼此知晓，也互不沟通。全球猓猓的数量，就更庞大了。我不知晓独立的猓猓们，如何确定自己属于猓猓学派。但所有的守护者，都是由猓猓亲自选择的，人没有选择权，我们服务于它们，它们服务于洞悉真理的目光。于是，当看到您的项目，我意识到，这对于我而言，是相反的逻辑，我们互相检测，我服务于它。想一想，猓猓和人已有400年紧密相连的历史，我们可以往前再推一步。”

视频结束，布莱肖博士沉吟一会儿，问道：“我收到的提案，没有搜集数据的步骤，这是一份完整提案吗？”

邓肯教授挥手：“它永远不会完整的，我们提供支持，所有的数据，都属于他和猓猓，算是直接进入猓猓学派的知识树。我承认‘猓猓与人’是假公济私，专门服务于猓猓学派。没有数据搜集处理，不会有项目成果，你只负责帮他们搭建互动网络，然后将已有知识树也上传。”
“已有知识？”
“包括最早来自古埃及的猓猓木乃伊，和伽利略《潮汐对话》的原本，他特别要求的。你这个幸运的家伙。”
“为什么是我？”
“我没好意思问，你自己去。”

隔天，邓肯起身离开工作站，驱车返回温哥华忙俗去了。“猓猓与人”项目便只剩布莱肖博士，带领几位完全不知情的实习研究生，与猓猓和守护者沟通。布莱肖思索再三，决定遵从学派老规矩，只与猓猓守护者聊科学与自然的细节，不聊其他。项目严谨有序展开，很快，布莱肖自信自己选择正确，所有人都在长时分的沉默中获得了舒适与放松。他拨开猓猓厚厚的绒毛，贴上感应芯片，巨大的猫科动物整个身体热烘烘的，愉悦的咕噜声不断震荡，同射电望远镜的回音共鸣。

初始工序比较复杂，布莱肖博士团队花去三个月，在数据与算法结构层面，同频了人与猓猓的脑连接组。他告诉年轻人，这是芯片与药剂融合的产品，可以自行控制，嵌合度可以自行生长。年轻人很满意，终于忍不住，没等到知识树上传，便将著名的猓猓木乃伊放到布莱肖面前，他想知道里面的猓猓是什么样子。布莱肖联系了专家，很快得到技术支持，在由春转夏的时节，扫描了木乃伊。视频通讯另一边的埃及学者解释，古埃及的猫曾象征战争，更用来守护家庭，一时间猫の木乃伊泛滥，这只猓猓木乃伊则不同。成像立体图中，猓猓并非死亡后向内蜷缩的状态，而蓄势待发，似乎目视前方，随时准备扑向目标。

“它或许是活体木乃伊。”专家解释，“也或许象征了其他的東西，比如站在圣树下面，杀死混沌之神阿佩普的大猫——”

没等专家说完，猓猓破天荒地露出尖牙，吼了起来。
“它不同意您。”布莱肖博士缓和气氛。
年轻人更懂他的猓猓，他安抚它，解读它的意思：“猓猓不会杀死混沌神，它能看穿混沌，即使世界陷入永久的黑暗。塞西曾说过——”他停顿一秒，专家并未接话。他与布莱肖对视，意识到对方并不属于猓猓学派。

于是布莱肖说：“猓猓的目光能洞察事物内在的因果与自然变迁，它们不仅能发现显见的东西，更能看到隐藏的万物。伽利略就是猓猓学派成员，他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界，却能发现力学与天文的规律。”

专家若有所思，一个月后，布莱肖告诉年轻人，猓猓学派又多了一名成员。他们逐渐变熟，猓猓守护人透露了更多猓猓学派的故事，薛定谔为何选择猫的不确定，爱因斯坦为何能理解猫的忧郁，牛顿如何因遭遇猓猓，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养猫先锋人。布莱肖忍不住问了第一位猓猓看守者，年轻人笑笑，只说：“据传，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见过他的猓猓学派成员，然后写下物质与花园的句子。”

夜晚，布莱肖博士查到了那句话：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着鱼的池塘。可植物的每个枝桠，动物的每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他想起自己已在射电望远镜工作站呆了半年多，已习惯了年轻人带着猓猓，维护CHIME，但他并未仔细观察过他们。他起身离开房间。夏日温和的微风传来射电望远镜幽暗的频率。CHIME，意在和谐的节律悄声鸣响。他先远远看到猓猓，明亮的瞳孔有如天空闪烁的星光，然后守护者工作的身姿孑然独立。他想起猓猓人总做维护工作。他们都是被猓猓亲自选中的幸运儿，他盯着猓猓锐利的目光，它也回望了他，它的双眼拥有宇宙的花园。

它选择了守护者吗？它也在选择守护者的工作和守护者的世界。
他想起科西尼宫的图书馆，意识到CHIME的声音和猓猓胸腔中低沉的震动同样频率。
猓猓从不属于猓猓学派，猓猓学派属于它。
项目最后一天，布莱肖博士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我的专业是家猫。”

年轻人严肃起来：“我看过您采访，你说猫是千百年以来从未被人驯化的动物，它们有自己的意志，捕捉猎物，离开出生地，去更远的地方标记领土。家猫进化了几百年，总算开始接近人类，或许这是猫科在情感层面进化的先兆。我喜欢您的说法。”然后，他挠挠头，还是笑了，“其实，还是它选的你。邓肯教授让我挑选负责人。它在键盘上滚了一圈，你的履历第一个弹出来。猓猓总在选择，它们比人类确定。”
布莱肖轻轻感叹：“是的，它们走到了人类的前面。”

2142年，舱内冷得像西伯利亚。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恒温系统全面崩溃，指头冻得无法收拢。它还能动，他一直很羡慕它，它比他更适应无重力世界，更热爱长久地凝视漆黑宇宙。它柔软的躯体，水一般的骨骼结合方式，让它于无重力环境中伸展四肢，划出优美姿势。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他已无法动弹，它可以，它厚厚的绒毛能让它多活几个小时。

他用大脑告诉它：尽可能活得久些，是你想来这里的。它不以为意，再一次展开关于星系和星系团的大尺度分布巡天图。自射电望远镜发明，人类一直在观测宇宙的节律，关于宇宙为何暴涨，为何充斥黑暗。它选择最为精细的巡天图，一张已知宇宙的切片。他的视线已开始模糊，还能看到那小小的光点。飞船已彻底离开任何星系的范围，进入宇宙当中广袤的、几乎空无一物的黑暗巨洞。

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比喻吗？他想着。他们的宇宙分布不均，这些黑暗巨洞就像泡泡，明亮的星系只是被大泡泡挤到一边的泡沫，总有一天，黑暗的巨型泡泡将无限膨胀，吞噬整个宇宙的光明。你一定记得，你的记忆就是我的记忆。五百多年前，我那皮肤黝黑的先辈夹在你和人类的中间，签下浮士德的协议。人类是否能因此获得宇宙的真谛呢？你是否能获得宇宙真谛？

它还在用目光检索，检验泡泡们的形状，然后，它找到最新绘制的微波背景辐射图，观察那表层的涟漪。

他知道自己呼吸越来越弱了，但他的目光开始清晰。哦，他正在通过它的双眼观察宇宙。你知道的，对不对？微波背景表征了早期宇宙的热量起伏。那时高热的辐射与充盈的物质主宰世界。我们所拥有的冷却宇宙，却只被幽暗的能量主导。正是微波背景的涟漪，预示了我们宇宙泡沫状的结构，以及那遥远的终结方式。

他感到自己笑了，用尽了最后一点力量，吐出最后一口气。

你的目光能穿透黑暗，洞悉万物的奥秘吗？
他知道自己或许已经死了，但他的视野仍藕断丝连，附着在它的目光之上。
他想起伽利略认定太阳是宇宙中心，他在给第一位守护者的信中写到，即使双目失明，仍可以洞悉自然。

他感受到它眺向舷窗，它与他的目光同时穿透了暗物质与暗能量的黑夜，穿透了微波背景辐射表面，穿透了宇宙诞生最初的涟漪。

然后，他的世界暗淡下来。
你的呢？
你是否越过了量子的起伏，宇宙的不确定，洞穿了一切混沌的黑暗，完成猓猓学派的夙愿？

（注：本文猓猓学派大部分为杜撰。）



猓猓学社创办者费德里克·切西

